

詩

毛

氏

學

姚序

通伯於易篤信十翼而主費氏於詩篤信小序而主毛
傳易費氏學成於合肥詩毛氏學則成於京師嘗舉以
告永概曰吾之業是經也每得一解以告他人多不曉
惟與子言甫發其端卽能竟其緒終將以序屬子矣通
伯旣南歸江西饒敬伯爲印行又以書來相敦促竊謂
六經之初訂也各物訓詁儒者咸能言之至微言大義
又多親承於夫子不待解說而明其後各以所學相傳
授懼其失真乃始爲之傳然去聖未遠但下一二語而
經已可通故其辭甚簡時愈曠遠先師之傳或斷或續

匪特聖人之經不能明也卽所謂傳者本以詁經而已
 先多不解者矣毛詩最後出專行於世傳文簡奧精深
 世不能盡知康成作箋別下己意自是諸儒或申毛或
 申鄭至唐正義出強毛以從鄭而毛傳愈晦清陳氏奭
 毛詩疏始一廓清之有功於毛氏矣然所疏者類偏於
 訓詁大義未能全發也毛義未明而詩旨猶晦竊嘗病
 之往者鄭東父告永概曰古人聰明豈下吾輩烏有吾
 輩皆知而古人乃故作拙謬不可通之解以立爲傳且
 何以爲大師乎故視爲拙謬之語苟肯精思豁然通貫
 而經旨乃明通伯是書搜采宏富至於微言大義每思

之及旬寢饋若迷久始冰釋所獲較陳氏爲大且多永
概昔治詩未之有得也然讀通伯書可以彌宿憾矣故
不辭而序之且載東父語以告後之讀經者丙辰五月
姚永概

陳序

雍乾以來有漢學屏宋人書不治嘉道以來有西漢學
屏東漢人書不治治西漢學者以微言大誼爲職志顧
必溝分今古文家法言尙書則伏生言春秋則董子言
易則焦京言詩則齊魯韓其或失之誣且蔽者不自知
也門戶之見害之也桐城馬通白先生於易旣成費氏
學又成毛詩學三十卷博觀約取實事求是合於毛氏
傳意者輯述之其不合者斬置之無漢宋門戶并無今
古文門戶故自韓氏詩傳與伏董之書下及宋元而後
諸經說合鑪而冶與道大適爲之按語又皆絜淨精微

得溫柔敦厚之愔非若唐孔氏僅以王肅述毛亦非江
南段陳師弟之書號爲毛氏學者所可比擬求七十子
之微言大誼舍此其奚適焉奉命校字旣竟爰贅數言
以識景仰蓋此書出而經學不得廢矣丁巳夏日象山

陳漢章謹識

自序

予讀毛詩序至詩者志之所之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
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曰嗚呼盡之矣漢儒司馬
遷以爲備王道成六藝班固謂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
失自考正而翼奉言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是皆有得於詩教七十子之遺言也兩漢儒者說經
曷嘗不務明大義然詩書當焚禁之餘去古久遠訓詁
制度莫明明其粗者於其精者則引其端躍如也詁經
之體固宜若是惟毛氏爲然唐詔儒臣采集衆說疏通
證明亦多其粗者宋儒讀注疏乃益進而求其意旨之

所在久之人自爲說至廢序不用注疏東高閣矣今使
讀同時人集去其前題而以意測其詩旨云何鮮有當
者况出於古人二千餘年以上之詩篇哉古者國史明
乎得失之迹其觀風采詩進於王朝必記其詩所由作
故序爲國史舊題無可疑也清代經師懲明季空腹高
談之弊崇尚樸學於詩信小序宗毛鄭是已宋後儒者
之說乃攢不與其考訂訓詁過唐代遠甚立漢學之名
自標異然以校漢儒經注則見其辭益繁義益瑣是特
唐人注疏之精者耳於孔子論詩興觀羣怨事父事君
之旨稍違異矣亡友鄭杲東父嘗論言語之體有二一

質一文質言如書辭達而已文言如詩一言可畢而故
引申之直言易達而故含茹之於是更有比興之旨有反
復之辭有韻節之和有言外之思有纏綿悱惻之情有
溫柔敦厚之致其爲用也異而易入所以救質言之窮
詩三百篇大抵皆賢聖之諫疏也夫子論諫取其諷者
諷莫諷於風雅之音矣召穆公諫弭謗稱天子聽政使
公卿列士獻詩周公遭變爲詩貽王祭公謀父作祈招
之詩以止王心周人之諫十九以詩積數百年仁人志
士之用心立言之法備矣王迹旣息列國朝聘猶且賦
詩以見志斷章以示諷予謂孟子言王迹息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是詩與春秋皆聖人經世之志之所存也然不通其辭則其義不著不博稽載籍逆之以意則其辭莫由通焉利祿之途開士人讀經卑者以資進取高者妄希歿世之名研精殫歲益瑣益繁無裨宏旨然而大義微言之寓於中者猶日習月誦漸漬而不自覺也陵夷至今日學校之中至以讀經爲厲禁嗚乎今天下風俗教化何如乎所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猶有存焉者乎言治而不本之性情則其發見於事爲者無不暴戾恣睢而卒歸於壞亂廢經之說近起自光宣一二十年來而深入人心其效如此尙未知其所

極也予治詩一以毛傳爲宗三家之訓可互通者亦兼載之多存周秦舊說自唐宋到今不區分門戶義取其切辭取其簡其有異解不加駁難是者從之務在審其辭氣求其立言之法以明經大義而已庚戌在京師始創稿至小雅而亂作乙卯再至都閉關蕭寺重理舊業甫錄清稿未及再校而世變復作浩然歸去饒君伯與初訂交慨然謂時事不可知請任剗劂庶幾流布人間不致遽泯予感其言舉稿付之逾歲印成書來索撰序言先是予在京寓所與東父故廬相望每治經獲一義畜一疑欲是正於人皆卒卒少暇悵歲月之遷流良友

之不作未嘗不蒼茫四望而傷心也今吾書成倉卒付
印不獨無東父之助且弗克從容自審一若禍變之至
有迫之不及待者是孰使之然哉以古昔志士仁人之
所用心吾聖人之所雅言諷誦歷代由之而治倍之而
殃禍立見者毀棄之曾莫之顧而吾與伯輿乃獨區區
於是其尤可慨也夫丙辰孟秋桐城馬其昶譔

詩毛氏學一

桐城馬其昶通伯著

國風一

周南

鄭康成詩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商始遷

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曰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王夫之曰周召分陝而治北界河維南踰楚塞以陝州爲中線而南分之史記謂維陽爲周南從可知已陝東所統之南國爲周南則今南

陽襄鄧承天德安光黃汝穎是已陝西所統之南
國爲召南則今漢中商維興安鄖夔順慶保甯是
已

關雎

七賢反

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

孔穎達曰諸序皆一篇之義此爲篇

端故以詩之大綱並舉於此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

人焉用之邦國焉

孔曰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遂歌鄉

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

成文謂之音

鄭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

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
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
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

曰頌

孔曰詩之六義以風爲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下卽次賦比興而後次以雅頌

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鄭司農云比者比方物興者託事於物比顯而興隱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

也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反福鳳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

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和按此言作詩者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

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禮按此言采詩

者鄭志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也詩序是國史所題此爲定論故變風發

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

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

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曰風言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以其狹故也雅言天

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以其廣故也○禮按風雅之分有二此以所被之廣狹言上文故曰風云云是以

體製言雅多直陳雅者正也風則諷喻也雅者正也體製不同故雖天子詩亦有入國風者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孔曰訓頌爲容解頌名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云也成功告神解頌體也關雎之

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

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

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鄭曰從岐

域之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

之召公孔曰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初按於周

南言化自北而南於召南言先王之所以教

互文也周召雖同施先王之教而凡陝東之國主之

周公者尤旣聞周家先德如關雎麟趾諸篇多詠王

室內事故云王者之風若召南諸詩則多詠侯國事

故曰諸侯之風其曰繫者以諸國非盡二公采地特

分主東西而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成伯璵

繫之云爾正詩也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

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

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初

說文憂和之行也引詩布政憂憂今通作優至憂愁

字說文作惠在心部與憂在夕部者不同憂在進賢

言其行之優裕和樂在進賢而非淫其色是說哀窈樂而不淫也下言哀而不傷王子雍之說得之

窈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王肅曰哀窈窕

之未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昶按序本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為說最得經旨此必當時詩人之知道者見文王修齊之化成以為大奴有助焉故樂得淑女以配

君子作為是詩以教後世也豈妾媵所能為哉其哀樂之情皆詩人擬諸形容之辭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興也關關和聲也爾雅釋詁音聲和也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鳥摯

而有別淮南子云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乘居也○鄭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

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孔曰郭璞云雎類今江東呼為鶡○汪德鉞曰左傳雎鳩氏司馬也司馬

主法制為鶡無疑水中可居者曰洲朱右曾曰大奴郟陽人故詩人以河洲起興今

陝西郃陽縣四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

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雝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

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

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韓詩外傳云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

生之所懸命也又云關雎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窈窕幽閒

也韓詩章句淑善速匹也並釋言后妃有關雎之德

是幽閒貞專之淑女宜爲君子之好匹陳奐詩毛氏疏云大明傳

文定厥祥言大奴之有文德也即此所云淑女也親迎于渭言賢聖之相配也即此所云好速也○昶按

序所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此章是也下忽設言其未得之哀正以形既得之樂反覆詠之也

參差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

得寤寐思服

蒲北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苕接余也

釋草文亦作荈○陸璣曰浮在水上根流在水底以苦酒浸之爲菹脆美可案酒流

求也

釋言文○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云流求一聲之轉釋詁流擇也求與擇正相成○姚永樸說

釋文左右王申毛如字是毛指水之左右言

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苕

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

臣衡云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昶按后妃能備庶物因以苕菜之可采興淑女之當求臣衡受齊詩所說與毛合韓詩外傳亦同是三家之大寤覺寐寢也陳曰寤猶晤寐猶昧服思之也義微言不甚相遠

胡承珙毛詩後箋云莊子郭注服者思存之謂思服相連服亦爲思猶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悠

思也釋詁文○鄭曰臥而不周曰輾○陳曰輾轉與反側同義重言之者思之甚至不安斯寢此所

謂哀而不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古音之參差荇

菜左右芼之毛報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五教之

宜以琴瑟友樂之廣雅友也芼擇也陳曰玉篇引作覘說文覘擇也擇者

擇其根莖爾雅現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姚鼐曰房

有琴瑟耳賓祭有鐘鼓之樂后如與焉○和按鐘鼓

毛以祭祀說之與匡衡所謂奉神靈之統義同德盛者正指祭饗言既得淑女而雍雍肅肅不淫其色故可以承宗廟是樂而不淫也

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胡曰春秋說題辭云人主

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夫曰歌以感之正如常棣作於周公而左傳富辰曰召穆公糾合

宗族於成周而作杜生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耳○
昶按作樂以詩協之故歌詩亦可謂之作范蔚宗
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此必實有其事蓋歌關雎
以刺康王不謂詩作於康王時也儀禮爲周公書
已云歌關雎其非康王詩明甚太史公劉向揚雄
輩所言皆用康王事彼本非序詩但取後來故實
爲說不爲誤而後人遂疑三家序詩亦以爲
刺則誤矣關雎正始三家大義並同於毛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

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

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鄭曰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胡曰勤儉女功

自是后妃本性本務而要推本於在父母家服習煩
辱婉婉聽從乃能嫁而正夫婦之道而歸安父母之

心

葛之覃兮施

以鼓反

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

木其鳴啾啾

音飢

興也

鄭曰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

覃延也

釋言文

葛所以爲

締綌女功之事煩辱者

陳曰探下章而言煩辱勞苦之意

施移也

陳澧

曰說文施旗貌旖旎旖旎也移禾相倚移也皆柔曲倚邪之貌

中谷谷中也萋萋茂

盛貌黃鳥搏黍也

段玉裁曰卽今之黃雀非倉庚戰國策云俛囁白粒仰棲茂樹詩所

謂黃鳥也灌木叢木也

爾雅木族生爲攢攢或作灌

啾啾和聲之遠聞

也

陳曰爾雅諧和也啾諧同○昶按詠締綌及葛詠葛因及黃鳥之飛鳴此文外曲致也不別爲義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締

取知爲反

綌

去逆反服之無斃

音亦

莫莫成就之貌

廣雅茂也○孔曰巳可采用

穫煮之也

釋訓文

精曰

絺粗曰綌

說文絺細葛綌麤葛

數厭也

釋詁文○朱子曰親執其勞知其成之不易雖

垢弊不忍

古者王后織玄紵

韋昭曰紵所以縣瑱當耳者

公侯夫

人絃紵

韋曰旣織紵又加之以絃紵也○陳曰說文絃冠卷維也

紵當作延說文無冕字冕以版

爲之延謂

覆版之帛卿之內子大帶

任大椿曰玉藻大夫素帶

大夫命婦成

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

陳曰爲絺爲綌志在女功之事

也服之無斃躬儉節用也古者王后以下皆國語文魯公父文伯之母陳先王古訓以自言效績而無有

怠惰皆以盡婦道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

戶葛反澣害

否

房以反歸甯父母

古音滿

言我也

馬曰爾雅言閒也謂閒廁言詞之中猶云語助也傳訓我亦本爾雅詩我疆我理之類我

亦語 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昏義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士昏禮文○孔曰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

之宮教婦人謂嫁曰歸公羊傳文○昶按我告師氏猶云寄語師氏也告我既歸

成家猶不敢忘師氏儉勤之教如下 汗煩也鄭曰煩

功深澣謂濯之耳○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褱盛飾陳曰

副者后夫人之首飾 褱衣王后六服之一 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

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王肅曰煩擗 害何也陳曰古害

本字害 假借字 私服宜澣公服宜否昶按害澣害否非問辭

事得 甯安也陳曰下有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九字

遺憂故美歸甯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潔而甯父母也此亦第以歸甯爲無父母遺羅之意○朱曰此可見后妃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張棧曰誦服之無斃之章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知周之所以衰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

朱鶴齡曰求賢才勞行役雖文王事而后妃則志在相承

又當

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孔曰言又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同是一人之事○劉敞曰

后妃於君子有警戒相承之道不謂后妃己自求賢審官也

知臣下之勤勞內有

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鄭曰謁請也○孔曰險詖者情實不正譽

惡爲善之辭

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魏源曰四牡代使臣言此篇代使臣室家

言○昶按知臣下之勤勞一語是本詩之旨蓋欲以體羣臣之義輔佐君子故作爲此詩以道下情而又

明其志在進賢非私也能知臣下勤勞則求賢審官不難矣朝夕憂勤所以爲后妃之志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郎反

憂者之興也

昶按序云后妃之志此云憂者之興蓋謂后妃代憂者起興也解此則通篇辭

旨瞭如矣采采事采之也陳曰爾雅采事也事采之者言勤事采之而不已也卷耳

苓耳也

釋草文曰可煮爲茹

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

韓詩

也懷思

釋詁文寘寘寘之俗

行列也

陳曰雙聲作思訓本左傳訓

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

鄭曰謂朝廷臣也○馬曰左傳云嗟我懷人寘彼周

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是知周謂周偏言置偏於列位○昶

按荀子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楊倞注

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毛本荀子作傳最得詩意大夫妻嗟其所

懷之人以朝廷用賢置於列位故有是行役之苦如下三章所陳也

陟彼崔嵬

五回反

我馬虺

呼回反

隤

徒回反

我姑酌彼金罍維

以不永懷

胡危反

陟升也

釋詁文

崔嵬土山之戴石者

段曰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戴者增

益也雅謂用石戴於土上毛謂土而戴之以石二文互異而義則一毛之立言為善矣石在上則高不平

故曰崔嵬

虺隤病也

釋詁文隤當作積

姑且也

說文引作虺○胡曰姑者

虺之借字虺義本訓多人君黃金罍

五經異義云韓詩說金罍大夫

得反之則為少略之辭人君黃金罍詩說金罍大夫器也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酌人君以黃金

飾○昶按許述毛金罍但云酒器且明言諸臣之所酌與韓說大夫器正同又曰人君以黃金飾即此所

云人君黃金罍也言此金罍非大夫自有乃人君以黃金飾之以饗臣者

永長也

釋詁文○鄭曰臣出使功成而反君當設饗燕

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
視按此大夫妻冀勞臣在外或能念此自寬也我者
我其夫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古音維以不永傷

山脊曰岡

釋山文

玄馬病則黃

陳曰當作馬病則玄黃與四牡傳馬勞則喘息

句同今本誤也上傳虺隤病此云馬病義互明虺隤疊韻玄黃雙聲皆合二字成義爾雅虺隤玄黃病也

正釋兕觥角爵也陳曰觥周禮作觶觶亦爵也以兕

此詩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趙孟爲客穆叔子傷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爵此饗燕用兕觥之證

思也

釋詁文○鄭曰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視按上能知其勤勞則雖勞不怨其室家以此相

視人君所當念也

陟彼砠七餘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石山戴土曰砮

殺曰釋山土戴石爲砮謂用土戴于石上也土在上則雨水沮洳故曰砮

說文同毛而字作岨

瘖病也痛亦病也

並釋

吁憂也

殺曰說文吁惠也吁

卽吁之假借

○胡曰釋詁吁憂也郭注引詩云何吁矣釋文吁本作吁是吁正字吁吁皆借字○鄭曰言

臣旣勤勞于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昶按猶言憂如何矣終慮其憂之無可慰解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魏源曰焦氏易林云玄黃摧頽行者疲勞役夫憔悴踰時不歸

亦指大夫行役之事

○昶按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

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文王之勞使臣可謂至矣此

則勞使臣妻故曰后妃之志

穆反

居刺

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孔曰言后妃能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

南有樛木葛藟

力軌反

纍力追反

之樂只君子福履綏綏音雖之

興也南南土也

陳曰南國在江漢荊州猶不及揚州南土則近在岐周之地

木下

曲曰樛

陳曰爾雅下句曰樛樛樛聲義相通

南土之葛藟茂盛

鄭曰木枝以下

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孔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

履祿

釋言

綏安也詰

文○朱曰只語助詞君子自衆妾指后妃○昶按姚永樸說儀禮傳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馬融曰貴人

者適夫人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

胡曰爾雅蒙荒同訓荒亦有蒙密之義說文荒一曰草掩地也奄與掩同將大也釋文

詰

南有樛木葛藟

鳥營反

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榮旋

說文引作藥云草旋貌

成就也

釋詁就成也○胡曰葛藟始生延曼漸長蒙密愈久

則更盤結君子之福祿始而安吉繼而盛大終而成就○鄧元錫曰后妃逮下和平極矣天地和而萬物生至和召祥福履綏將且成焉宜子孫繩紼矣

樛木三章章四句

蠡

音終

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蠡斯不如忌則子孫

衆多也

和按言若蠡斯不如忌者謂不如忌之德若蠡斯之詩之所誦也猶言關雎之化行亦非

即指關雎也

蠡斯羽詵詵

所巾反

今宜爾子孫振振兮

蠡斯蚣蝮也

孔曰蠡斯斯蝮一也釋蟲云蝮蚣蝮蝮蝮舍人云今所謂春黍陸璣疏蝗類以兩

股相切

詵詵衆多也

戴震曰詵與駢莘牲侏作聲

振振仁

厚也陳曰振與肫諄並聲同義近○昶按此言螽斯之子且衆多如是宜爾之子孫不惟多而且賢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衆多也釋訓繩繩戒慎也○韓詩外傳宜爾子孫繩繩兮

言賢母使子賢也

螽斯羽揖揖兮子入反今宜爾子孫螿螿兮尺十反

揖揖會聚也馬曰揖蓋集之假借辭之輯矣螿螿和新序引作集說文計詞之集也

集也胡曰爾雅螿靜也郭注見詩傳今詩傳無此語疑此傳郭所見本作和靜也蓋爭則擾和則靜

何楷以安靜解螿不爲無據

螽斯三章章四句朱曰比也

桃夭

反於驕

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

以時國無繆民也

胡曰二南爲房中之樂又其體則風也與大明思齊諸詩朝廷之雅

體製各殊故可專美后妃况漢廣以下序亦未嘗不言文王之化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古音敷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古音姑

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

孔曰桃少故華盛○段曰說文焯明也

引作夭云木少盛貌夭卽夭之假借

灼灼華之盛也

段曰說文焯明也灼卽焯之假借

之子嫁子也

昶按之斥嫁者此詰意不詰辭

于往也

陳曰于讀爲於於者自此之彼

詞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

鄭曰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束皙曰序美婚姻以

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爲嫁娶當用桃夭之月

桃之夭夭有蕢

浮雲反

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蕢實貌

釋木蕢藹郭注樹實繁茂菴藹

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家室

猶室家也

胡曰左傳申繻曰男有室女有家室家自是指夫婦言謂其年時俱得故和順耳下

章則統言家中尊卑長幼之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側巾反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蓁蓁至盛貌

陳曰蓁聲同臻又與溱通

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一

家之人盡以爲宜

大學云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張栻曰乖爭之風始於閨門

至使萬物不得其所而况婚姻之能以時乎○方苞曰婦人固有當於夫而不宜於家人者至宜其家人則內外和而父母順所謂當於夫者始不爲燕昵之私矣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

子斜反

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

人衆多也

和按后妃之化卽關雎之化關雎之化卽文王修身齊家之化桃夭宜其家人序云

后妃之所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國多賢人故曰后妃之化矣

肅肅兔罝

陟角反

之丁丁

居黝反

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敬也

釋訓文○劉向曰肅肅兔罝極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和按不怠謂執事敬

罝兔罝也

釋器兔罝謂之罝郭注罝遮也遮取兔也丁丁

極擊也爾雅檝謂之杙郭注檝也築檝於地而以捕器網之

赳赳武貌

釋訓文干

也

釋言文○鄭曰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兔罝之

人賢者也有武力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陳啓源曰是賦體賈山云文王時芻蕘采薪之人皆得

盡其力芻蕘采薪非兔罝之流乎○胡曰其義爲扞蔽其名自爲干盾箋申毛非與毛異左傳此公侯之

所以扞城其民也亦是以扞釋詩之干

蕭蕭免置施于中逵音穗苗夔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苗

仇與尻同聲

逵九逵之道

陳曰爾雅九逵謂之逵韓詩作道說文

侯之好匹○陳曰匹讀率由羣匹之匹晉語鎮撫國家爲王妃今揚雄賦搜速索偶皋伊之徒並與此同義

蕭蕭免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林中

釋地野外謂之林

可以斷制公侯之腹心鄭曰可用爲策

謀之臣使之慮事○孔曰言公侯有腹心之謀能制斷其是非○金履祥曰墨子云文王舉閔夭泰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詩必爲此事而作閔夭泰顛爲文王奔走疏附禦侮之友後爲武王將威劉敵之人信哉其爲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與

兔置三章章四句

昶按賦也

芣

音浮音苜

芣苢之采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鄭曰天下

和政教平也

○孔曰若天下亂離兵役不息則我躬不閱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古音羽已反

之

采采非一辭也

孔曰見其采者多也

芣苢馬鳥馬鳥車前也

釋

文宜懷任焉

說文芣苢一名馬鳥其實如麥令人宜子周書所云○陳曰任古妊字

薄

辭也

陳曰辭當作詞說文凡文辭作辭辭說也凡形容及語助發聲作畧○王引之曰薄言皆詞也

采取也

陳曰采從爪取從又爪又皆手也

有藏之也

陳曰首章泛言采藏下二章乃

分承之撥將承采袪禰承有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都奪反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力活反

之

掇拾也

說文拾掇也

捋取也

馬曰捋是乎之借字說文乎五指乎也○胡曰捋取也三

字連讀猶言捋取之也蓋掇是拾其子之已落者捋是捋其子之未落者

采采芣苢薄言結

音

之采采芣苢薄言禰

戶

結之

結執衽也

釋器執衽謂之結

禰扱衽也

釋器扱衽謂之禰李巡曰

扱衣上衽於帶○陳曰扱猶插也○朱曰賦也化行俗美室家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

以相樂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方苞曰觀桃夭則知女教之修閭閻皆內和而家理觀芣苢則

知蠶織之隙婦人皆樂事而務藏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鄭曰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

域先受文王之教化○范處義曰男子無犯禮之思女子有不可犯之色自然不相求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

正義思作息今據韓詩訂正

漢有游女不可求

思漢之廣矣不可泳

古羊向反

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也

陳曰亦因見漢而起興也

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

馬曰說文喬高

而上竦也喬枝葉皆上向與梓之垂者異故名喬爾雅以下句曰杲與上句曰喬對舉知杲木之逮下則

知喬木之不能蔭下思辭也

孔曰求思之文在游女下傳先言思辭而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作

在辭上休求爲韻

漢上游女無求思者鄭曰木以高其枝葉

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以貞潔使之然○昶按無求思者

猶言無求之者讀思爲語詞也序更申言經之無求非無相求之事乃無相求之心故曰無思犯禮鄭箋

無欲求犯禮者

潛行爲泳

釋水文○馬曰說文泳潛行水中也蓋徒行涉水之

正本序爲說

稱永長

說文引此詩云水長也

方汭也

釋言作舫○馬曰說文汭編木以渡也舫有四

義一併船一併木一船之通稱一用船以渡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古莫補反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薪貌

陳曰高

錯雜也

鄭曰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者○胡曰詩言娶妻每

以析薪起興如南山車牽及綢繆之束薪齋風之伐柯皆是此言錯薪刈楚亦從婚姻起興

秣養

也六尺以上曰馬

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騾六尺以上為馬○嚴粲曰此

女出嫁人將有秣馬以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求之○馬曰鄭君箴膏肓謂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是

親迎必載婦車以往秣馬正載車以往之事○昶按此自詩人數美之辭言有女如此必能以禮成其室

家非言己欲親迎之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萑

力侯反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居侯反

漢

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萑草中之翹翹然

王夫之曰萑下于藿藿下于萑則萑爲萑葦之屬翹然高出而可薪

者○馬曰萑蘆雙聲萑卽蘆之假借

五尺以上曰駒

公羊傳何休注卿大夫士曰駒高五

尺以上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孔曰臣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

道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

妹迴反

未見君子惄

乃歷反

如調

張留反

麟之角

古音祿

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角所以表德也

鄭曰麟角之未有肉示有武而不用

公族同祖也

朱曰公族公同高祖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麇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麟哉○昶按自己而上數五世至高祖又下數五世至玄孫爲九族至六世則絕族矣朱子以同族爲同五世之高祖是也祖謂高祖而第一曰祖者言同族卽知爲高祖言同姓卽知爲祖也首章同父之公子二章同祖之公子三章同高祖之公子皆有服之親故序以公子概之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李光地曰此詩言公子公孫宜在樛木螽斯之次而序以

終篇故先儒以爲必有郊藪之瑞焉爲此詩者因其應推其本以爲麟不在他自其一家之中而麟之全體見矣作者道其實序者大其事也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詩毛氏學一終

詩毛氏學二

國風二

召南

陸德明曰召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王應麟曰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

家而居有之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鄭曰夫人有均

然而後可配國君○胡曰雖止取興鳩居鵲巢然其均一之德固是言外所該文心雕龍云鵲鳩貞一故

夫人象義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鳩鵲鳩陳曰鳩五鳩之總名 稊鞠也胡曰爾雅作鵲鞠郭

注今布穀說文稊鞠戶鳩也月令鄭注鳩搏穀也皆一聲之轉 鳩鳩不自爲巢居鵲

之成巢

鄭曰鶡之成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孔曰推度災云鶡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鶡鳩因

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鄒忠允曰鶡鳩殊種喻二姓之好族類名物之相稱○陳曰淮

南子云日冬至鶡始加巢古人嫁娶在霜降後冰泮前故以鶡巢設喻百兩百乘也

陳曰一車兩輪百兩以兩輪爲數也管子乘馬篇一乘四馬也百乘以四馬爲數也諸侯之子嫁

於諸侯送御皆百乘

鄭曰御迎也

維鶡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有之也

胡曰爾雅雅鶡雁有也郭注引詩遂燕大東今詩撫作荒傳荒有也蓋撫荒聲之轉荒

方聲有輕重耳○昶按傳訓方爲有而足其文曰有之者序云夫人起家而居有之用序說也將送

也

陳曰將訓行送又行之引申也送之者有留車之禮又有來賸之文韓奕祁祁如雲傳如雲言衆多

也諸侯之子送之者亦百乘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

陳曰盈讀如百室盈止之盈

能成百兩之禮也

陳曰言成之者宜室

家甯父母○和按前二章盛言百兩之迎送此又言非以百兩爲貴貴能成百兩之禮耳何彼禮矣序美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卽此所云成之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

音煩

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

矣顧鎮曰芣之供祭一見於左傳再見於夏小正戴德傳又射義云士以采芣爲節樂不失職也詩皆

與之合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繁縿蒿也

釋草文孫

于於

釋詁文○陳曰上于以爲發聲下于訓爲於與在同

義

沼池沚渚也

陳曰沚訓渚渾言之也兼
葭傳小渚曰沚析言之也

公侯夫人

執繁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

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苜蓿菜也

鄭曰執繁菜者以豆薦
蔡蒞○孔曰左傳苟有

明德潤谿沼沚之毛可薦於鬼
神彼言毛此傳言草皆菜也

之事祭事也

鄭曰言
夫人於

君祭祀而
薦此豆也

于以菜繫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山夾水曰澗

釋山
文

宮廟也

陳曰爾雅宮謂之室云廟
者宮中之一室也公羊穀

梁傳並云羣公曰宮
此公侯廟稱宮矣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

被首飾也

顧鎮曰副編次皆為首飾皆得名
被少牢之被屬次此詩之被屬副

僮僮竦

敬也

陳曰僮竦疊韻探下夙夜在公爲訓

夙早也

釋詁文○馬曰夙說文作夙云早敬也夙

夜爲朝暮之稱亦爲早敬之稱以其時天尚未旦而執事有恪故謂之夙夜周語夙夜恭也生民箋夙之

言肅也與說文同義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釋訓祁祁遲遲徐也○朱曰祭

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陳曰公讀祭於公之公謂公廟也在

公質明而始行事還歸晏朝而退也祁祁爲事畢歸去之儀則僮僮爲助祭初來之儀

采芻三章章四句

朱曰賦也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孔曰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

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徐文靖曰中論云良霄以鶉奔喪年子展以草蟲昌族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

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亦是以禮自防之意○胡曰防者以禮檢束也

嘒嘒

於遙反草蟲趨趨

託歷反阜

音婦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反 敕中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降古音戶工反

興也 嘒嘒聲也廣雅草蟲常羊也孔曰釋蟲云草蟲

也陸璣曰小躍躍也廣雅阜螽螿也釋蟲文李巡

故阜螽曰螿草蟲謂之負螿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

隨從君子陳曰庶人之家冲冲猶衝衝也陳曰衝讀

來之 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鄭曰未見君子謂在

無以甯父母陳曰古者三月廟見然後成婦禮未

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孔疏謙不敢自安於夫

老不復歸又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

宗 以歸 止辭也 覲遇姜炳璋曰覲者遇以禮也陳曰

者志相得也序卦傳邁者遇也物相遇然後聚降下
詩言初昏之子得遇於君子夫婦和則家室成降下
也釋言文○昶按言君子既以禮相遇則我亦降心
相從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
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又曰子展其後亡
者也在上不忘降降謂降下其心禮卑法地正所云
以禮自防也霸主以禮遇同盟猶
夫以禮遇妻故謙言不足以當之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居日反

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張劣反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南山周南山也

孔曰雖召地亦屬周不分別采地之
周召也○陳曰周原在今岐山縣東

其南太一山
卽周南山

蕨鼈也

釋草文○鄭曰在塗而見采鼈
菜者得其所欲得猶己今之行

欲得

惓惓憂也

釋訓

說服也

陳曰爾雅悅服也悅說
古今字○昶按說苑孔

子對哀公曰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也如此善道卽禮也

惟禮可以服人故傳訓說
爲服孔子之言與序說合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菜也

說文薇菜也似藿○陳啓源曰爾雅薇垂水者謂生水旁澗溪潢潦薇生其旁不害爲山

菜
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鄭曰維父母思

○陳曰曾子問篇傳引之者以釋經我心夷平也陳傷悲也大夫妻憂不當君子無以甯父母夷平也曰

說文徻行平易也夷者徻之省

草蟲三章章七句

孔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

前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矣

禮記射義云采蘋者樂循法也○鄭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桌治絲

蘭織紅組紉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

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孔曰言大夫妻能循法度即可

以承事夫之先祖供祭祀也經所陳在父母家作教成之祭經序轉互相明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蘋大萍也

釋草萍萍其大者蘋說文作蕒

濱厓也說文瀕水厓人所賓附也○瀕通濱

藻聚藻也

說文引作藻○左傳謂之蘊藻杜注聚藻也

行潦流潦也說文潦雨

水也

于以盛

音成

之維筐及筥

居呂反

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方曰筐圓曰筥

馬曰筐筥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說文又訓筐爲筥字本作匡筥說文作

簾月令

湘亭也

陳曰湘讀爲鷗假借字也漢書郊祀志皆嘗鷗亭上帝鬼神顏注鷗煑也

鷗煑而祀也引韓詩于以鷗之錡釜屬有足曰錡說文鷗煑也鷗卽鷗也亭與煑同

孔曰俗本錡下又曰無足曰釜定本無○陳曰御覽二引皆無玉篇錡三足釜說文補鑊屬也或作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

音下戶古音

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奠置也

陳曰奠訓置故奠祭爲置祭左傳寘諸宗室

宗室大宗之廟也陳曰

室宮同義皆謂廟

大夫士祭於宗室奠於牖下

鄭曰牖下戶牖間之前祭

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孔曰取外成之義

尸主釋詁

齊敬曰

祭義云齊齊乎其敬也

季少也

孔曰以將嫁之蘋藻澆物也澗潦

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

孔曰左傳濟澤之阿行潦

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又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蕪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

療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蘋采蘋雅
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義故傳歷

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陳曰祭於宗室使之爲主卽所

以禮也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孔曰芼菜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陳曰傳於葛

單旣言女師教女之事而於此又引昏義文者以明
此詩享飪蘋藻奠祭宗室正與禮記教成之祭合矣

○胡曰潛夫論背宗族而采蘋怨滅氏玉林謂采蘋
不言宗族當爲蘋字之誤是也白虎通義云國君取

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
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家學

事人也此可見古者敬宗收族之道雖女子而教不
遺焉所以背宗族而怨生當有賦采蘋以刺者耳

采蘋三章章四句

朱曰賦也昶按詩意是美大夫妻能循法度而詩之所述則追

溯其法度之所由來以文法論是謂監題之腦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鄭曰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

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胡曰鄭志載趙商張逸俱問云甘棠若在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然則召公布化在文王之時而作詩自在分陝之後本不妨相

蔽芾

非貴反

甘棠勿翦

子踐反

勿伐召伯所茇

蒲曷反

蔽芾

小貌

陳曰說文蔽蔽小草也爾雅芾小也韓詩外傳作蔽芾卷阿傳芾小也

甘棠

杜也

陳曰爾雅杜甘棠杜赤棠白者棠是甘棠赤棠皆得謂之杜惟別其色之白者謂之棠杜有實

棠則華而不實

說文棠杜者棠杜者杜杜甘棠也小雅有杕之杜杜有皖其實

翦去

陳曰韓詩作剗

剗謂剗除與去義相近

伐擊也

胡曰翦謂去其枝葉伐謂擊斷其樹

茇草舍也

引作廢云舍也

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

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鹽鐵論云召公聽斷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史記云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陳曰芟草舍以下四十一字別本皆爲箋今據正義定爲傳文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起例反

憩息也釋詁文○釋文憩本作渴說文渴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始銳反

說舍也陳曰說舍雙聲蟬箋說猶舍息也唐施士馬引毛注拜猶伐也可證今本傳文之有缺

毛殆以拜爲拔之借故箋申之曰拜之言拔也廣韻引作扒云拔也疑出三家詩與毛字異義同

甘棠三章章三句朱曰賦也○說苑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錢澄之曰此必疆暴之男疆委禽焉而不受因有此訟○昶按

列女傳申人之女既許嫁於鄴夫家禮不備而往迎之
之女言夫婦人倫之始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
可以行夫家訟之於理女終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
而作詩王伯厚以此爲魯詩韓詩外傳語亦略同按
已許嫁者蓋彊暴之誣辭以謂但一禮不備耳傳聞
失實好事者遂以持義不往附會之魯韓所載是當
時傳述此詩乃女子訴辭惟其衆論同誣故有待於
召伯之聽序云召伯聽訟又目其男曰彊暴侵陵而
以女爲貞女其非拒許聘之夫家明矣
此蓋召公之定讞也於此見毛序之精

厭浥於及

行露豈不夙夜

古音

謂行多露

興也厭浥溼意也

陳曰說文浥溼也厭浥

行道也

陳曰

道義道路皆謂

之道此謂道路豈不言有是也

孔曰有是所以早夜

者以爲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己○祗按興者女

子固有是女子室家之道但不以無禮侵陵此正明

其未嘗許嫁

誰謂雀無角

古音

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

古音

何以

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

鄭曰女女

變異也人皆謂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

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喙今

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

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昶按言誰謂

者見衆口一辭微速召獄塙也孔曰鄭異義駁云獄

召公將不能自白速召獄塙也者塙也囚證於塙核

之處周禮之圖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昏禮純

○陳曰速召獄塙皆疊韻依說文當作確

昏禮純帛不過五兩鄭曰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

氏文意以爲禮不過五兩雖少不爲不足不足者事

不非同○惠士奇曰一匹分兩端相對相合故曰兩

亦曰純五兩則一束十端每端二丈純猶全也

誰謂鼠無牙

古音吾

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

音姑

何以速

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墉牆也

釋宮云墉謂之墉

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

陳曰

說文牙壯齒也段玉裁注壯齒齒之大者統言之皆稱齒稱牙析言之前當唇者稱齒後在輔車者稱牙

鼠謂不大故無牙

不女從終不棄禮而隨此疆暴之男

錢澄曰

室家不足亦不女從皆訟明後自幸之辭當必先爲疑獄而召公理而出之故曰召公聽訟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孔曰德如羔羊仁如鵲虞皆如其經○嚴粲曰猶言好賢

如緇衣○胡曰孔叢子引孔子曰吾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與序首句合但序詩者之意與作詩者之

意絕不相蒙作詩者卽一事而形諸歌詠序詩者合衆作而備其推求故鵲巢之語可不必泥

羔羊之皮

古音婆

素絲五紈

徒何反

退食自公委

於危反

蛇

陀委蛇

小曰羔大曰羊

孔曰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

素白也紈數

也

孔曰五緘言紈則紈總亦紈可知傳互言也○馬曰韓詩章句紈數名也玉篇紈絲數也釋文紈又

作紈紈卽他字他者彼之稱也由此及彼其數爲二管子云一束十他又作十倍倍亦二也是紈爲二絲

之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

孔曰古者織素絲爲組紉以英飾裘之紈

中雜記注云紉施諸紈若今之條是有組紉而施於紈中之驗○昶按紈紈總是以素絲織組紉之數粗

細疏密皆可飾裘故有用絲多寡之異

大夫羔裘以居

陳曰居謂居家探下退食自公

而公公門也

劉履恂曰退食自公謂自公食而退左傳公膳日雙雞○陳曰謂應門也應門

內治朝為卿大夫治事之所

委蛇行可從跡也

鄭曰委曲自得之貌○裨按行可從

跡從順也謂行有常度也左傳穆叔曰孫子必士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從者順道橫者逆道失臣節而猶委蛇自得故必毀折序云正直傳云行可從跡皆用左氏釋詩之語韓詩逶迤公正貌

羔羊之革

音棘

素絲五緘

音域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革猶皮也

孔曰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

緘縫也

孔

釋訓緘羔裘之縫爾雅獨解緘者蓋舉中言之○戴溪曰西京雜記云五絲為緘倍緘為升倍升為緘倍緘為數則緘亦宜為數互文也皆縫裘所用

羔羊之縫

符龍反

素絲五總

子公反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

裨按大者總故用絲總數多小者綻故用絲少

也王引之曰絨二十絲總八十絲也字又作縷漢書孟康注縷八十縷也晏子春秋十總之布說文作縷云布之八十縷爲縷與倍紀爲縷之數合○朱曰衣服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胡曰縷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數語足爲此詩作注

羔羊三章章四句朱曰賦也

殷音隱其露力回反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

遑甯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露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露聲也陳曰殷猶殷殷也山南曰陽陳曰南山周南山也穀梁傳山南爲陽

露出地奮震驚百里易文山出雲雨以潤天下以喻號

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大夫以王命何此君
施號令於四方猶霽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何此君

子也

兩按先詰何斯之義而下詰其辭之斯此釋詰

去

鄭曰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陳啓源

也

釋言作皇振振信厚也鄭曰大夫信厚之君子為

古止作皇振振信厚也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

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

稷按君臣義重惟其信厚故知其國爾忘家矣何斯二句自為疑問閱其勞也

哉歸哉

亦在其陰與左右也

陳曰山北曰陰北與背同北亦側也山東曰朝陽則左側也山

西曰夕陽則右側也息止也

是陰與左右皆側矣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音戶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或在其下

陳曰在山下所謂雷出地奮也○處居也
按言亦在或在比君子不違窮處

陳曰處
居疊韻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和按傳云雷驚百里箋云雷
以喻號令是此詩非聞雷起

興乃以雷之發聲比大夫之
施號令其於六義蓋比體也

標婢小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

女得以及時也

周官媒氏疏引張融云標有梅之詩
殷紂暴亂嫁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

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和按岐邑之
化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觀媒氏設有專官則知民間
婚娶朝廷皆有區畫故序云被文王之化得以及時
而詩言求我庶士蓋謀氏統一方未婚娶之庶士而

計之非一人
一家之辭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興也標落也

釋詁文○段曰說文又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標有梅標是受之借字韓詩

作萃又

受之誤盛極則墮落者梅也

陳曰韓詩作棣字本作某說文墮落也墮與墜

義尚在樹者七也

陳曰梅由盛而衰猶男女之年齒也梅媒聲同故詩人見梅以起興

善也

鄭曰迨及也宜及其善時○范祖禹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為昏

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相代續嗣雖言后妃之德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故以桃喻標有梅欲其早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聖人觀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標有梅其實三

音森

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在者三也

陳曰七三者合十數也詩人偶以之分章耳

今急辭也

標有梅頃

音傾筐壒許器反

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壒取也

馬曰壒者概之借玉篇引詩作概廣雅概取也亦省作既左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既亦

取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

禮會而行之所以蕃育人民也

陳曰穀梁傳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

請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不待備禮便行親迎惟凶荒然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鄭司農注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此與傳訓合傳又本周禮會男女法申明不待備禮之義以統釋全章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人子者皆書之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蓋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以年盡之男於期盡之月行之此雖禮不備亦得會而行之者也若過凶荒亦得行此乃爲蕃育人民之法○昶按媒氏之文惟

毛得其旨不待備禮會而行之卽所謂會男女奔者不禁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亦以不備禮爲奔非淫奔也其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嫁娶之大限逾此爲失時不以踰仲春之月爲失時也昏姻之義男下女謂之者非女子自言亦非其父母之言蓋媒氏之言也是知詩之謂卽周禮之所云令矣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陳曰左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

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亦取標梅及時爲踰序與左氏合說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嘒

呼惠反

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

同

嘒微貌

胡曰說文嘒小聲也下引此詩小聲是

小星

衆無名者三心五噶四時更見

鄭曰衆無名之星隨心噶在天心在東方

三月時噶在東方正月時○陳曰爾雅大火謂之大

辰注云大火心也其中最明是心三星中央色最明

也爾雅味謂之柳柳鶉火也左傳作噶詩釋文引爾

雅作噶味噶同聲通用正義引元命苞云柳五星與

毛五噶合四時更見合下參昴總釋之也○昶按三

五就小星中指其有名稱者蓋始見衆小星再審之

則見在東者有心噶也小星喻衆妾三五喻貴妾之

有位號者不敢斥夫人也至星體離合古今多寡參

錯各有師授 肅肅疾貌釋詁肅疾也 宵夜征行言文寔是

此不必泥 也釋詁文○陳曰日未命不得同於列位也朱曰命

出夜未盡曰早夜 賦之分○陳曰左傳辰贏賤班在九人又杜祁班在

四新序齊宣王召無鹽女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

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

列位矣列位指貴妾

嗟彼小星維參與昴

集韻引詩音力求反

蕭蕭宵征抱衾與裯留直

反寔命不猶

參伐也

孔曰天文志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昴銳曰伐以伐與參連體統名之若同一宿昴

留也

孔曰元命苞云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陳曰公羊傳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

以別心伐所在心東方宿伐西方宿詩蓋以東西列宿分章也爾雅西陸昴也

衾被也

裯禫被也

陳曰渾言衾裯皆被名析言則裯爲被而衾爲不禫之被凡人入寢必衣寢衣而加

衾也裯卽寢衣○裯按觀抱衾與裯句知古猶若也宮闈之制人主居處有定所不得恣意游宿猶若也

釋言猷若也猷猶同○呂祖謙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按此詩賦也小星賦宵征時所見之實景

江有汜

音祀

美媵也勤而無怨適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閒有適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適亦

自悔也

胡曰古者姪娣年十五以上與適俱行此詩所美之媵必是年在行限而適不與俱故有

勤望之憂而無怨憾之意○陳曰媵有賢行能絕適嫉妬之原故美之詩錄江有汜其猶春秋美紀叔姬與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戚學標曰讀若喜

興也

鄭曰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並流似適媵宜並行

決復入爲汜

釋水

適能自悔也

鄭曰是子謂適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陳漢章曰歸妹初九歸妹以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二爻詞或卽實象此事

江有渚

諸呂反

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渚小洲也水岐成渚

胡曰釋名渚遮也體高能治水使從旁迴也蓋水中有渚則水

至此而分流亦以處止也昶按處謂喻妾媵宜俱行同居止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沱江之別者

鄭曰岷山道江東別爲沱○陳啓源曰沱皆泛稱惟沱是水名序獨言江沱

之間蓋二水間之國○朱右曾曰漢志蜀郡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陳曰荆沱在周之東南此爲

梁沱○鄭曰嘯蹙口而出聲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范祖禹曰適悔其褊心而和樂也○郝敬曰

小星自託以日月之光比夫人沱沱自况以洪流之量比適知分守命所以爲賢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

俱倫反

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

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鄭曰謂紂之世○昶

按惡非刺也惡無禮故行禮也前二章言薄物亦可爲禮末章言失禮則見絕於人皆所謂惡無禮也

野有死麋白茅苞

音

之有女懷春吉士誘

音之

郊外曰野野有死麋

說文麋鹿也籀文作麋

羣田之獲而分其

肉

孔曰羣聚於田獵之中獲而分得其肉白茅取絜清也

包裏也

陳曰說文勺裹也勺本字假作苞俗作包

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

之

孔曰有狐序云古者凶荒則殺禮多昏○昶按死即二生一死摯之死士昏禮摯不用死此言死麋

死鹿亦殺禮之意

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

昶按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不備

禮而娶故曰春不暇待秋懷春者當春而懷傷也草蟲賦大夫妻始嫁亦曰我心傷悲

誘道也

孔曰釋詁誘進也曲禮注進客謂導之知進導一也○胡曰衡門序誘僖公也正義謂在前道之○陳漢

章曰郊特牲男帥女女從男又云男先於女說文率先導也逵爲帥本字故傳云道也○昶按婿車前道

謂親迎也當亂世雖殺禮速行亦必俟吉士誘道之

林有樸檉

音速

野有死鹿白茅純

徒本反

束有女如玉

樸檉小木也

呂曰以樸檉爲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陳曰樸檉爲小木猶扶蘇爲大木皆

疊韻連縣字

○胡曰士昏禮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云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炤道疑古昏禮本有薪芻之

饋芻以秣馬

野有死鹿廣物也

鄭曰廣可用之物非獨麋也

純束

猶包之也

鄭曰純讀爲屯

德如玉也

范處義曰死鹿小木可謂微矣取潔白之毛以

包束之猶可以爲禮也白茅亦以比德與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意同也○陳曰祭統國君娶夫人之辭

曰請君之玉子女鄭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

舒而脫脫

勅外反

兮無感我帨

始鏡反

兮無使虬

美邦反

也吠

符廢反

舒徐也脫脫舒遲貌

陳曰集韻作媯本字脫借字

感動也

釋詁文 帨

佩巾也

陳曰士昏禮送女施巾設悅鄭注悅佩巾也

龙狗也

釋畜文

非禮相

陵則狗吠

鄭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范處義曰未章尚慮強暴之習未除設爲女家謂男子

之辭當此亂世固不責其備物雖微薄猶賢乎已但不可不約以禮故雖許之亦不欲其遽迫也如此

則男女兩善矣○胡曰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龙

也可使無吠杜注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杜全用序義若係刺詩子皮非伯有一流於享宴之際無端而賦此以刺何爲哉○昶按杜注無使我失

節正用箋語奔走失節則動其佩飾然則詩之無感我悅乃女子走而自感其悅言不以禮來則去之如

恐不及也蓋旣言殺禮又懼其過率故以是警之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詩義折中云賦也

何彼禕

如容反

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

德也

鄭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
禴翟○孔曰言雖則爲屈尊之辭

何彼禮矣唐棣

反帝

之華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居音

興也

陳曰首二章言華之禮喻王姬車服之盛末章
言以絲緡作釣謂王姬能執婦道以成其肅雝

之禮猶戎戎也

馬曰說文禮衣厚貌厚與盛義近戎
通茸左傳狐裘龙茸卽詩狐裘蒙戎

可證說文茸草茸

唐棣移也

釋木文○王引之曰棣
字誤爾雅舊本當作常

棣移唐

肅敬雝和

呂曰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
不敢切指之○陳曰曷不曷也曷

何也

言肅肅雝雝者王姬之車也士昏禮注云士妻
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王姬

之車此乃王姬
自乘其車也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平正也

鄭曰正者德能正天下之王

武王女文王孫

孔曰文者諡正名也稱

之則隨德不一

鄭志云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大誥註受命曰甯王承平曰平王君奭

曰甯王之德是文王也洛誥注周公謂文王爲甯王成王亦謂武王爲甯王○胡曰國語太子晉曰后稷

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文王之稱平王猶契之稱元王湯之稱武王又如皇王烝哉告于文人之

類適齊侯之子

朱曰詩疏武王有五男二女二女者大姬下嫁陳胡公一也王姬嫁齊侯

之子則二也○胡曰顧命齊侯呂伋則伋在成王時早爲齊侯矣戴岷隱云左傳武王邑姜方娠太叔杜

注武王后太公之女武王暮年而得唐叔蓋甚幼矣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安知不有幼女配呂伋之子○

陳曰此承上章而言肅離之王姬是文王之孫今乃乘車適齊侯之子謂初嫁時也

其鈞維何維絲伊緡亡貧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伊維釋詁文○馬曰維惟同玉篇惟爲緡綸也釋言也鄭云以絲爲之綸正以爲釋伊緡綸也文孫

言一
二二
炎曰皆繩名○陳曰傳於竹竿之釣以喻婦人之成
其室家此詩興義當同言適齊侯之子者是文王之
孫故能成其肅雝之德如此謂已嫁時也○荀悅申
鑒云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
吉帝乙之訓王姬
歸齊宗周之禮也

何彼襮矣三章章四句

騶側留反

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

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

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鄭曰應者應德自遠而至○昶按鵲巢齊家之事家齊而後國

治故騶虞則王道成也

彼茁側劣反

者葭

古音姑

壹發五豝

伯吾反

于

音吁

嗟乎騶虞

古音

吾

茁出也

段曰也當作貌說文茁草初生出地貌玉篇草出貌

葭蘆也

釋草文○鄭曰記蘆

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陳曰葭蘆皆葦未秀者之稱

豕牝曰豝

釋獸云

虞人

翼五紮以待公之發

鄭曰君射一發而翼五紮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

○孔曰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陳曰傳言虞人翼之者所以補明經義之未備吉日傳

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翼與驅義相近也騶虞義此與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之說本無不合

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胡曰

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也食自死之肉全用毛說惟仁獸義獸不同鄭司農注周禮又曰聖

獸也序云鵲巢之應論語數鳳鳥之不至春秋因獲麟而絕筆則徵應之說有不可誣者○昶按春秋繫

露云仁及昆蟲則麒麟至詩美其時書五紮一發之人故致騶虞之瑞于嗟乎騶虞歎其應之不虚也書

紀虞廷治化亦曰百獸率舞

彼茁者蓬壹發五縱

子公反

于嗟乎騶虞

蓬草名也

說文蒿也○段曰名字俗增全詩傳例無此

一歲曰縱胡曰說文縱生

六月豚一曰一歲縱傳訓豕用爾雅而獨不取其豕生三曰縱者以田豕在野何由知其生子多小惟大小之形則約略可見耳○呂曰一發五紮一發五縱獸之多而取之少也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繁殖而恩足以及禽獸者亦可見矣

騶虞二章章三句

朱曰賦也○胡曰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

貫革之射息是此詩文武時已入樂章故周禮儀禮皆有奏騶虞之文墨子云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可見騶虞爲文王時詩周公成王用爲射節耳序云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語必有所本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詩毛氏學二終